

論宋澤萊台語詩《一枝煎匙》的用字與用詞

林香薇

國立台北師範學院語教系

本文以宋澤萊台語詩《一枝煎匙》為範圍，討論該書的用字習慣、詞彙的選用及語層，並由此探索宋氏的語言觀。首先，選取《一枝煎匙》裡的十首詩，將其中台語特有詞的用字加以分類，與 Chen (1989) 對宋澤萊的台語小說〈抗暴个打貓市〉的用字作一比對，以觀察宋氏用字習慣的轉變。結果發現：第一、宋氏的用字向來是以字源字為主；第二、宋氏較少使用方言字，所以出現頻率都偏低；第三、從〈抗暴个打貓市〉(1987)到《一枝煎匙》(2001)，宋氏的標音字和標義字的使用比率大幅升高，尤其是標音字的部份。

其次，討論詞彙的選用及語層。文中依台華共通語層、文言層、本土層、移借層這四個語層，來分析《一枝煎匙》裡詞彙選用的情形，及各語層間如何共存、讀者在讀法上遭遇的各種問題等。研究發現，該書常常夾雜華語詞彙、文言語詞，使得文讀音語詞大量增加，尤其是華語用而台語不使用的詞彙，往往阻礙了讀者的閱讀。

關鍵詞：台語詩、語層、宋澤萊

前 言

二〇〇一年八月，宋澤萊在聯合文學出版了台語詩集《一枝煎匙》¹，他在〈序言〉裡說：「《一枝煎匙》是為最近蔓延的『母語文學運動』而寫的詩集。」。從語言風格來看，這本詩集和一九八三年作的《福爾摩莎頌歌》有許多不同²，它比較自由、口語化。試觀早期〈若是到恆春〉一詩：

若是到恆春
着愛落雨的時陣
單霧的山崙
親像姑娘的溫純

若是到恆春
愛揀黃昏的時陣

¹ 林央敏 (1996, 頁 79-80) 曾提到，一九八九年，三十五歲的宋澤萊暫停文學創作、不再涉足台語文字化的問題，潛心鑽研佛教思想，令不少學者、作家錯愕。從宋澤萊 (1996, 頁 316) 的記載來看，一九九四年初，宋氏就又開始小說的創作，並於同年九月完成《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初稿。二〇〇一年八月出版了台語詩集《一枝煎匙》；二〇〇二年九月，又出版台語詩集《普世戀歌》，該詩集同樣是為了母語文學運動而作，在內容上以情詩為主軸。足見這十多年來，他並沒有停止對台語文學運動和創作的關注。

² 一九八一年十月，宋澤萊至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工作坊，在幾個月內寫出了〈若你心內有台灣〉、〈M 通吝惜咱感情〉、〈你的青春，我青春〉、〈我美麗的島鄉〉、〈若是到恆春〉等詩，這些詩至一九八三年才集結成《福爾摩莎頌歌》(林瑞明，1992, 頁 22)。

你愛海墘的晚雲
半天通紅像抹粉

若是到恆春
着愛好天的時陣
出帆的海船
有時駛遠有時近

若是到恆春
M⁷免揀時陣
陳達的歌若唱起
一時消阮的心悶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作者在一九八一年所作的這類台語詩，多傾向大眾流行歌曲的形式，顯然是受文夏、洪一峰的流行老歌及呂泉生作曲、王昶雄作詞的「你若打開心內的門窗」的歌曲的影響。他不是改編，只是截取歌詞的某一段形式然後寫入自己所要的題材（宋澤萊，2001，頁 67-69）。但在一九八一年後，他就停止了這類歌謠體的詩的創作。

宋氏曾指出，在八〇年代形成的兩條台語詩的路向，除了這類或取法自大眾流行歌曲的歌詞、或改編自童謠民謠的台語韻文詩外，還有一類就是自由體現代詩。他認為自由體現代詩是取法於北京話現代詩的現代主義技法：不重音韻格律，廢除所有的限制，開展了相當孤高、深奧、有力的詩風。與台語韻文詩的好唸好懂，富於民間活力，具大眾色

彩，完全不同（宋澤萊，2001，頁 56）。而《福爾摩莎頌歌》即屬於台語韻文詩一系，《一枝煎匙》屬於自由體現代詩一系³。

《一枝煎匙》裡的現代詩，沒有押韻，也不受各種格式的束縛，每段行數不一定，每行的字數時多時少。從目次來看，該書計有「勸世詩」、「廚房禮讚」、「流行色情廣告」、「我合仔仔」、「馬路邊 e 風景」、「股票經」、「時代感想」、「環保詩」、「真實 e 咱」、「萬象之聲」、「反論詩」、「先覺者十三經」、「冊尾謝詞」十三個單元，八十七首詩，內容圍繞著日常生活、宗教信仰、人生哲理等。與《福爾摩莎頌歌》的處處押韻，固定行數、字數，純然表達對故鄉台灣的深情，大異其趣。

在《一枝煎匙》裡，可以看到台語日常較沒有使用的觀念，要如何表達，像是「我看 k 線圖，最近假那卜做一個頭」、「我看是值打底」（股票市場的對話）。雖然台語已列入中小學鄉土語文教育的課程，但是漢字表達尚未標準化，台語作家隨時要面對讀者如何接受他的新創或是新借用的語詞的種種問題。這本詩集可以讓語言學學者思考，在理論與作家實際創作之間存在的差距，特別是像宋澤萊這樣一位對台語文字化問題有深切思考和關注的作家⁴。

本文嘗試以宋澤萊台語詩《一枝煎匙》為範圍，來討論該書的用字習慣、詞彙的選用及語層這兩個部份，並探索宋氏的語言觀。Chen（1989）曾經觀察宋澤萊作於一九八七年的台語小說〈抗暴个打貓市〉的用字習慣，所以本文將比較《一枝煎匙》

³ 宋氏在〈一枝煎匙·序言〉裡說過：「台灣北京語詩本來就是外來的詩……再加上肆意模仿西方詭異的詩技巧，走入了非常晦澀艱深的語境，無法唸、無法言傳、無法意會的詩俯拾即是，人人寫詩獨標孤高，絲毫不考慮它的民眾基礎薄弱。」《一枝煎匙》雖屬於自由體現代詩一系，寫作技巧取法自北京話現代詩，但他力求「樸素」、「口語化」，使一般民眾都能閱讀。

⁴ 一九八七年一月，宋澤萊在自立晚報發表了〈台語文字化的問題〉，內容除了批評一段人的錯誤觀念外，更提出具體的解決台語文字化的方法。同年六月，在《台灣新文化》發表了三萬字的台語小說〈抗暴个打貓市〉，在這篇小說的發表前言裡，他除了重伸台語寫作的方便、順利之外，更直接認為「台語文字化的時代」來臨了。一九八九年，又發表〈何必悲觀——評廖咸浩的台語文學觀〉，他認為在台灣產生的新小說、都市小說、後現代小說，應都可歸入台灣文學的範疇，也就是說台灣文學不能只定義為台語文學。

與〈抗暴个打貓市〉在用字上的異同。又《一枝煎匙》除了台語書寫外，另附了一份華語翻譯，正好

有助於本文在討論各種課題時，也能旁及台華語方面的比較。

用字習慣

林瑞明（1992，頁 18）曾提出，三十年代台灣話文作家的困境，就是如何將語言書寫成文字：因為一部份台語的虛字、詞彙沒有適當或固定的漢字來表示⁵，而這些白話音又是文學創作上經常會使用到的詞彙。的確，台語文白夾雜、包含了早期和晚期語言層。晚期的文讀詞彙多半很容易知道該用什麼文字書寫，不知道如何用字下筆的，往往就是來自早期的白話詞彙。換言之，創作台語文學的困難，主要集中在早期的白話詞彙上，而在晚期的文讀詞彙（楊秀芳，1995，頁 15-24）。

儘管數十年來，專家學者為台語文字化的問題，找出不少解決之道⁶，但在當局未有一個制度

化的規範前，台語文學作家仍依照各自的理念來從事創作⁷，而這或許也是台灣作家在文學上無法取得更高成就的原因之一。底下，就從宋澤萊《一枝煎匙》的用字習慣，來探討語言學者的構想和文學創作者在實際運用上有多大的差距。

一、用字習慣的轉變

表一係選取《一枝煎匙》裡的十首詩，觀察其中台語特有詞的用字情形，並羅列於後。台語漢字的類型，本文分為字源字、標義字、標音字、方言字四類⁸，主要是為了便於與 Chen（1989）的分析相比較。

表一 選取〈一枝煎匙〉十首詩之特有用詞

書中台語詞彙	書中北京語譯法	用字類型	篇目
干擔	只	字源字, 標音字	安全帽 e 好處
嘸免	能無	方言字, 字源字	安全帽 e 好處
黑黢黢 (sim3)	烏溜溜	標義字, 標音字, 標音字	安全帽 e 好處
傷	太	字源字	安全帽 e 好處
值	在	標音字	安全帽 e 好處
無彩	可惜	字源字, 標音字	安全帽 e 好處

5 楊秀芳（1995，頁 15-24）曾指出，台語在書寫上首先遇到的困難，就是有很多語音不知該用什麼文字形式表達。這主要有幾種情況，一種是該語音本來就沒有相應的漢字可書寫，例如擬聲詞、外來語譯音、閩南語底層中的非漢語詞彙、以雙聲疊韻構成的譬況詞。一種是合音詞。一種是該語音本有相應的漢字書寫，由於語音與文字脫節，今日看來，以為該語音無漢字可寫。（相關論點可參姚榮松 1994）

6 相關論點可參鄭良偉 1989 及 1990、洪惟仁 1986 及 1987、姚榮松 1990 及 1994、楊秀芳 1995 等。

7 宋澤萊（1987）說過，「差不多咱講的話，攏會凍值康熙字典查著。」可見宋氏的用字，大都是根據是《康熙字典》而來的。

8 姚榮松（1990）曾將閩南語漢字的類型歸納為五大類，即本字、方言字、借音字、借義字、擬音字，後於一九九四年，又改為漢語字源、標義字、標音字三大類。字源字包括了本字、準本字、同源字（據洪惟仁 1986 所修定）；借音字和擬音字歸入標音字；方言字依其性質歸入標義字或標音字；借義字則變更名目為標義字。本文據姚氏（1994）的作法，分為字源字、標義字、標音字三類，方言字一類仍保留，是為了便於與 Chen（1989）的分析作比較。

會凍	可以	字源字, 標音字	安全帽 e 好處
行夠	走到	字源字, 標音字	安全帽 e 好處
褪帽	脫帽	字源字, 字源字	安全帽 e 好處
目矚	眼睛	字源字, 標音字	安全帽 e 好處
八金	發亮	標音字, 字源字	安全帽 e 好處
噲	不	方言字	安全帽 e 好處
頭毛	秀髮	字源字, 字源字	安全帽 e 好處
金 siak4 siak4	金	字源字, 音標, 音標	安全帽 e 好處
傷過頭	太	字源字, 字源字, 字源字	安全帽 e 好處
圓抑扁	美醜	字源字, 字源字, 字源字	安全帽 e 好處
全款	同樣	標義字, 字源字	安全帽 e 好處
予	讓	標義字	安全帽 e 好處
跋落	跌落	字源字, 字源字	安全帽 e 好處
土腳	地面	標義字, 標義字	安全帽 e 好處
埃落來	放下來	標音字, 字源字, 字源字	安全帽 e 好處
烏煙	廢氣	字源字, 字源字	安全帽 e 好處
啥人	誰	方言字, 標義字	安全帽 e 好處
閣卡	更	標音字, 標音字	安全帽 e 好處
伊	他	字源字	安全帽 e 好處
猶有	還有	標義字, 字源字	安全帽 e 好處
道	就	標音字	安全帽 e 好處
猶闊	仍然	標義字, 標音字	安全帽 e 好處
散赤	貧窮	標音字, 字源字	安全帽 e 好處
街仔路	滿街	字源字, 方言字, 字源字	安全帽 e 好處
拍拚	努力	字源字, 字源字	安全帽 e 好處
後壁	身後	字源字, 字源字	勸回頭
燿燿燿燿	閃閃爍爍	標音字, 標音字, 標音字, 標音字	勸回頭
位	從	標音字	勸回頭
轉去	回到	字源字, 字源字	勸回頭
假那	彷彿	標音字, 標音字	勸回頭
囡仔	小孩子	字源字, 方言字	勸回頭
物件	事務	字源字, 字源字	勸回頭
無濟	不多	字源字, 字源字	勸回頭
真歹	很難	字源字, 標義字	勸回頭
納落	掉	方言字, 字源字	勸回頭
土沙	泥	標義字, 字源字	勸回頭
咒詛	發誓	字源字, 標義字	勸回頭
踣	站	標音字	勸回頭
痹痹擦	顫抖	標音字, 標音字, 標音字	勸回頭
尙	最	標音字	勸回頭
土炭	煤	標義字, 字源字	勸回頭
點灼	點著	字源字, 字源字	勸回頭
按呢講	這麼說	標音字, 標音字, 字源字	勸回頭
卜	要	方言字	勸回頭
咱	我們	標義字	勸回頭
免驚	不用擔心	字源字, 字源字	注意你 e 胸仔口
心肝窟仔	心坎兒	字源字, 字源字, 字源字, 方言字	注意你 e 胸仔口
靴	那兒	標音字	注意你 e 胸仔口
親像	好像	標音字, 字源字	注意你 e 胸仔口
一椽	一層	標義字, 標音字	注意你 e 胸仔口
無外久	不久	字源字, 標音字, 字源字	注意你 e 胸仔口
蝦	那	標音字	注意你 e 胸仔口

中晝	中午	字源字, 字源字	注意你 e 胸仔口
縛牢	網綁	字源字, 標義字	注意你 e 胸仔口
暗時	晚上	字源字, 字源字	注意你 e 胸仔口
哪無	否則	標音字, 字源字	注意你 e 胸仔口
厝呢	家裏	標義字, 標音字	注意你 e 胸仔口
走運動埕	跑步	字源字, 字源字, 字源字, 方言字	注意你 e 胸仔口
攏	都	字源字	注意你 e 胸仔口
穗	漂亮	標音字	注意你 e 胸仔口
會記	記得	標音字, 字源字	注意你 e 胸仔口
東	東方	字源字, 方言字	注意你 e 胸仔口
金燿燿	金光閃爍	字源字, 標音字, 標音字	注意你 e 胸仔口
暍一醒	睡一覺	字源字, 標義字, 字源字	無力感
抑是	或是	字源字, 標義字	無力感
黑陰天	陰天	標義字, 字源字, 字源字	無力感
有當時	有時	字源字, 字源字, 字源字	無力感
靴呢	如此	標音字, 標音字	無力感
隘	窄	標義字	無力感
恬	死寂	字源字	無力感
置牢 (teh4 tiau5)	壓制	標義字, 標義字	無力感
拗曲	折彎	字源字, 標義字	無力感
暗散	暗淡	字源字, 標音字	無力感
一寡	一些	標義字, 標音字	無力感
代誌	事務	標音字, 標音字	無力感
噯	不要	方言字	無力感
揭手	舉手	標義字, 字源字	無力感
時陣	時候	字源字, 字源字	無力感
嘸八	不曾	方言字, 字源字	一枝焦匙
佗	哪	標音字	一枝焦匙
幫贊	幫助	字源字, 字源字	一枝焦匙
嘛	也	標音字	一枝焦匙
一蕾目	一隻眼	標義字, 標音字, 字源字	一枝焦匙
瞞	閉	標義字	一枝焦匙
真無冗 (eng5)	很忙	字源字, 字源字, 標義字	一枝焦匙
歎	吹	字源字	一枝焦匙
燒熱	火熱	字源字, 字源字	一枝焦匙
合	和	字源字	一枝焦匙
佢	它們	方言字	一枝焦匙
割落來	割下來	字源字, 字源字, 字源字	一枝焦匙
刀砧	刀俎	字源字, 字源字	一枝焦匙
無必要	不必	字源字, 字源字, 字源字	一枝焦匙
假影	偽	字源字, 字源字	一枝焦匙
家己	自己	字源字, 字源字	一枝焦匙
軟稚 (chiann2)	稚嫩	字源字, 標義字	一枝焦匙
蒸 (chheng3)	冒	標義字	一枝焦匙
好額人	有錢人	字源字, 字源字, 標義字	瓦斯爐
鼎鍋仔	鍋子	字源字, 字源字, 方言字	瓦斯爐
擺	次	標音字	瓦斯爐
痺痺顫	顫抖	標音字, 標音字, 字源字	瓦斯爐
煮食	烹煮	字源字, 字源字	瓦斯爐
遮	這	標音字	電冰箱
鼻	聞	字源字	電冰箱
大箍(芹菜)	美國芹菜	字源字, 字源字	電冰箱

屑屑仔落	飄落	字源字, 字源字, 方言字, 字源字	電冰箱
清氣	清白	字源字, 字源字	桌布
一配葉	一片葉子	標義字, 標音字, 標義字	桌布
因	他們	標音字	桌布
一絲絲仔	一點點	標義字, 字源字, 字源字, 方言字	桌布
揷搨 (nua1 jiok8)	搓揉	標義字, 標義字	桌布
真緊	很快	字源字, 字源字	桌布
空課	工作	標音字, 字源字	桌布
呵佬	讚美	標音字, 標音字	桌布
揣	找	標音字	桌布
小可	稍	字源字, 字源字	伸展台上胸鈕 e 笑聲
薄哩絲	薄如蟬翼	字源字, 標音字, 標音字	伸展台上胸鈕 e 笑聲
放捨	遺棄	字源字, 標義字	伸展台上胸鈕 e 笑聲
禁氣	閉氣	字源字, 字源字	伸展台上胸鈕 e 笑聲
隨在	隨便	字源字, 標音字	晚報 e 色情版
號	說	字源字	晚報 e 色情版
遺穢 (ue2 sue3)	猥褻	標音字, 標義字	晚報 e 色情版
緣投	英俊	標音字, 標音字	晚報 e 色情版
金滑	光滑	字源字, 字源字	晚報 e 色情版
厚毛	多毛	字源字, 字源字	晚報 e 色情版
安怎	如何	標音字, 標義字	晚報 e 色情版
揭懸	攀高	標義字, 字源字	晚報 e 色情版
古早人	古代	字源字, 字源字, 標義字	晚報 e 色情版
囡	放	字源字	晚報 e 色情版
時行	流行	字源字, 字源字	晚報 e 色情版
卡	較	標音字	晚報 e 色情版
這款	這種	標義字, 字源字	晚報 e 色情版
烏礁瘦	烏黑枯	字源字, 字源字, 標義字	晚報 e 色情版

整理結果發現，138 個特別詞，275 個漢字中，宋氏的用字習慣是：

字源字 (54.1%) > 標音字 (24.4%) > 標義字 (15.6%) > 方言字 (5.8%)

Chen (1989) 則是以宋澤萊的小說〈抗暴个打貓市〉為範圍，選取其中非台語、國語共通字，且是與其他四位作家或作品所通用的字才列入統計⁹。結果從 162 個字中，歸納出宋氏的用字習慣是：

假借字 (33.9%) > 本字 (29.6%) > 訓讀字 (20.4%) > 本土字 (16%)

上述兩份統計結果，乍看略有不同，其實不然。因為後面的統計，排除了與其他四位作家或作品不相同的用字，且它的討論對象是以單字詞為主，容易忽略多音節詞中的其他成份。再看看 Chen (1989) 進一步統計 369 個台語獨有的雙音節詞，結果如表二：

⁹這四位作家或作品，包括林宗源、向陽、楊青矗、台語歌曲。

表二

用字類型	條數	比例	用字類型	條數	比例
1.本字,本字	201	54.5%	9.訓讀字,假借字	6	1.6%
2.訓讀字,本字	45	12.2%	10.假借字,假借字	5	1.3%
3.假借字,本字	28	7.6%	11.本土字,本土字	3	0.8%
4.本字,本土字	24	6.5%	12.訓讀字,本土字	3	0.8%
5.本字,訓讀字	21	5.7%	13.假借字,本土字	2	0.5%
6.本字,假借字	11	3.0%	14.假借字,訓讀字	1	0.2%
7.本土字,本字	10	2.7%	15.本土字,訓讀字	1	0.2%
8.訓讀字,訓讀字	7	1.8%	16.本土字,假借字	1	0.2%

說明：表格中的百分比僅寫至小數點後第一位，以下則省略不列。

其中本字有 541 個，訓讀字有 91 個，假借字有 59 個，本土字有 47 個。顯示其用字的習慣是：

本字 (73.3%) > 訓讀字 (12.3%) > 假借字 (7.9%) > 本土字 (6.3%)

這份統計大體能呈現一九八七年宋氏在〈抗暴个打貓市〉的用字習慣，不過他若能把 137 個三音節的

特有詞計算進來，會更具有說服力。表格中第 1 至第 7 項的雙音詞都至少使用了一個本字，這七項的總和佔 92.1%，由此可以看出台語特有的雙音詞絕大多數含有一個（或以上）的本字。

若依此方式來觀察本文所統計的 75 條雙音節詞，如表三：

表三

用字類型	條數	比例	用字類型	條數	比例
1.字源字,字源字	27	36%	9.標義字,標音字	4	5.3%
2.標義字,字源字	7	9.3%	10.標音字,標音字	6	8%
3.標音字,字源字	6	8%	11.方言字,方言字	0	0%
4.字源字,方言字	2	2.6%	12.標義字,方言字	0	0%
5.字源字,標義字	7	9.3%	13.標音字,方言字	0	0%
6.字源字,標音字	7	9.3%	14.標音字,標義字	2	2.6%
7.方言字,字源字	3	4%	15.方言字,標義字	1	1.3%
8.標義字,標義字	3	4%	16.方言字,標音字	0	0%

如表三所示，其中字源字有 86 個，標義字有 27 個，標音字有 31 個，方言字有 6 個。顯示其用字的習慣是：

字源字 (57.3%) > 標音字 (20.6%) > 標義字

(18%) > 方言字 (4%)

從上面這兩個統計可以看出，第一、宋氏的台語詞用字始終是以字源字為主，因此雙音詞大多含有一個（或以上）的字源字；第二、從〈抗暴个打

貓市) (宋澤萊, 1987) 到《一枝煎匙》(宋澤萊, 2001), 宋氏的標音字和標義字的使用比率大幅升高, 尤其是標音字的部份; 第三、宋氏向來少用方言字, 所以比率都偏低。

洪惟仁曾在〈回宋澤萊个批〉(1992, 頁 85) 提到, 台語的詞素大概有百分之五沒有漢字可寫, 有百分之十至十五, 雖然有漢字可寫, 但是用漢字反而麻煩。他主張這百分之二十的詞素, 要用台灣諺文來表達¹⁰。至於其他百分之八十, 則非用正確的漢字來書寫不可。宋澤萊的台語用字, 雖然本字未達洪惟仁所說的百分之八十, 但與其他台語作家相較, 他仍屬本字使用頻率較高的作家。試看 Chen (1989) 統計日據時代作家郭秋生(南音之兒歌、民歌、謎語等)、郭一舟(台灣文藝之〈福佬話〉一文)、李獻章(台灣民間文學集)、許常惠(日據時期台灣福佬系民歌)遇到有音無字時, 使用本字的比率是:

李獻章 (31.6%) > 郭一舟 (28.7%) > 郭秋生 (24.6%) > 許常惠 (21.6%)

而八〇年代的台語作家, 包括林宗源(《濁水溪》)、向陽(《土地的歌》)、楊青矗(《在室女》)、宋澤萊(《抗暴个打貓市》)、台語歌曲, 遇到有音無字時, 使用本字的比率是:

宋澤萊 (29.6%) > 向陽 (28.5%) > 楊青矗 (24.2%) > 林宗源 (23.2%) > 台語歌曲 (21.3%)

然而, 即使是像宋澤萊這樣謹慎而有意識地使用台語文字的作家, 都不會完全照語言學家所說的學理來用字。原因是在創作過程中, 作家不可能鉅

細靡遺地在古書中尋找本字, 這樣的方式緩不濟急, 只會干擾作家的創作靈感。其次, 就算本字已被確定, 作家可能考慮到這些本字未必能被讀者所接受, 比如儂(人)、塍(田)、跣(腳)、喙(嘴)、拍(打)等, 因而不予採用。再者, 台語作家在創作過程中隨時要面臨著如何將台語文字化的問題, 所以他們往往會建立一套個人的語言觀。

就以「在」字來說, 一九八七年洪惟仁在〈鶴佬儂个好罔孫〉(1992 頁 91) 一文建議宋氏不要使用「值」字, 要用本字「佇」。佇字在《說文》是久立的意思, 《廣韻》為直呂切, 是澄母語韻上聲字, 語音上符合對應關係。意義上雖不完全吻合, 不能確定它是否為本字, 但至少可以歸為字源字。然而, 宋氏在二〇〇一年所作的《一枝煎匙》裡仍堅持使用「值」字。值字在《說文》是措也, 遇也, 持也, 《廣韻》記為直吏切, 是澄母志韻去聲字。表面看來, 它的語音符合對應關係, 僅意義不合, 應該是個標音字¹¹。可見宋氏對於台語用字有相當的主見, 即使是字源字, 他都可能捨棄不用而選擇一個自認為較妥切的字。

二、實際用字情形

底下舉《一枝煎匙》裡的例子, 來觀察其實際的用字情形:

(一)標音字: 以文字來標記詞音, 與該字的意義無關。《一枝煎匙》裡的標音字多借自閩南語, 較少借自華語。比如:

無論「外」厲害 e 絕技 (台灣流行 e 電視武俠連續劇)

¹⁰ 洪惟仁 (1992, 頁 109-110) 提過, 在一九七〇年左右, 他曾以朝鮮諺文為基礎加以改良, 創造出一套「台灣諺文」的拼音字, 以補充漢字的不足。

¹¹ 照洪惟仁 (1992, 頁 91) 的說法, 「在」義在台灣閩南語裡唸 ti7, 但澎湖唸 tu7, 鹿港、台北縣南半部唸 tw。如此, 則宋氏所用的「值」字就不符合對應關係了。

「值」「遮」，「值」太陽之下（稻草經）

互相行禮、「呵」「咗」是基本 e 對待（萬物有限經）

聽著劇院第一「擺」e 拍「曝」（phok8）仔聲（聲）

標音字是借其音，可以取同音或音近的字。像「搨」，『搨』，急速需要一粒小藥丸』（藥櫥仔）的「搨」是紙韻上聲初母字，唸 chue7，和表示「找」義的 chue7，唸法完全相同。而「石面的紋路真『穗（sui2）』（門角一粒小石頭）的「穗」是至韻去聲邪母字，應唸 sui7，和表示「美」義的 sui2，語音相近但聲調不同。又「暗『散』、軟弱、頹微」（無力感）的「散」是翰韻去聲心母字，應唸 san3，和表示「暗淡」義的 sam3，語音相近但韻母不同。又「八字講這個月真『嶄』的「嶄」是賺韻崇母去聲字，應唸 cam2，和表示「好」義的 can2，語音相近但韻母不同。

宋澤萊使用標音字的例子不少，或取同音或取音近的情形下，用字常常前後不一。比如：

予「因」值我 e 範圍內蹉跎（圓）
避免「因」被油、鹽、糖、醋所傷
（桌布）

「痺」「痺」搨（勸回頭）
伊猶原鼓勵「痺」「痺」顫 e 煮夫
（瓦斯爐）
我將胸坎按咧，身軀「痺」「痺」搨
（藥櫥仔）

這也癒順，「蝦」也癒順（注意你 e 胸仔口）

「遐」（hel）道是好人（痛）

傷過頭早暴露值眾人眼前，未免無「彩」（安全帽 e 好處）

攏無「採」工（交替）

姚榮松（1990，頁 81-82）認為，標音字具有任意性，寫的人不費力，讀的人較吃力。若無節制，就變成標音文字，易造成書面語的混亂。楊秀芳（1995，頁 19）也說，大量用標音字，可保護方言語音，避免語音流失，但會減低作品在其他地區的流通性。

像「位」字，在「海魚無發覺這隻鳥仔 e 夠『位』」（偽裝）裡是「處所」義，在「早起，你才『位』眠床爬起來，猶未有話題」（二〇〇〇年，無冕王合你踇做夥）裡是介詞，是「由」、「從」義。像「存」字，在「『存』在值海水合海水之間」（萬物有限經）裡是「有」、「生」義，在「只『存』一點句點」（句點）裡是「剩」義。又像「穗」字，在「代表查某团仔 e 『穗（sui2）』（學生合老師）裡是「美」義，在「伊始終支持一『穗』稻『穗』 e 成熟」（稻草經）裡分別是「量詞」、「穀類植物聚合成串的花實」。所以標音字使用太多，不僅造成閱讀的困難，也會使漢字的使用更混亂。

（二）標義字：又稱訓讀字、訓用字。它是借用其他語言裡意義相同或相當的字來代替，與該字的音無關。比如：

「一」枝草仔安「怎」「予」「一」
棟大樓放「捨」值牆角（恁何必位太空

看地球）

埋值「土」「腳」（告別二十世紀）

女主角「待」（tua3）值一座古墓內；
若無，道是（台灣流行 e 電視武俠連續劇）

這些標義字幾乎都是借自華語，發音容易受華語影響，有的在理解上也會發生困難。像是「嘸是有風有雨抑是『黑』陰天」(無力感)，此處的「黑陰天」就應改為「烏陰天」較妥；「隨時搶救一尾『蒸(chheng3)』煙 e 吳郭魚」(一枝焦匙)，「蒸」是蒸韻平聲章母字，在閩南語裡蒸韻的文讀沒有讀成-ing 的，白讀才有，且聲調也不符合對應。在語義上，華語的「蒸」有「液體受熱化成氣體上升」之意，所以「蒸」是個訓讀字。然而宋澤萊可能察覺，寫成「一尾蒸煙 e 吳郭魚」讀者並不易理解，因此又在「蒸」字後加上讀音。

像這樣的情況還有：「親像樹仔，風吹搖『晃(hainn3)』」(立場)，「晃」是蕩韻上聲匣母字，蕩韻不論文白讀都沒有-ainn 的讀法，全濁上聲也不讀陰去調。「值深谷中伊會『拾(khioh4)』著一本武林秘笈」(台灣流行 e 電視武俠連續劇)，「拾」是緝韻入聲禪母字，緝韻不論文白讀都沒有-ioh 的讀法，禪母也不讀 kh-。又「無屬於虛華、金錢所束縛 e 軟『稚(chiann2)』」(糜的世界)，「稚」是至韻去聲澄母字，至韻不論文白讀都沒有-iann 的讀法。這幾個訓讀字，在意義上讀者應該都能掌握，但發音上若沒有標記，很可能唸不出正確的讀法。

像台語流行歌曲受到華語影響很大，標義字就用得很多。而宋氏是個用字很講究的人，對於本字尚未確定的，有時他還是不得不選擇讀者較能看得懂的標義字而不採用學者的選字。

不過標義字的使用是有它的限度的，最好在華語與台語的語意相當，且不會發生混淆的情形下使用。楊秀芳(1995, 頁 15-24) 就曾舉例，像 m7 恐怕不能用「不」訓讀，因為「m7 來」、「m7 食」、「m7 講話」寫為「不來」、「不食」、「不講話」雖不成問題，但是「m7 免」和「不免」意思就不同了。

(三)方言字：關於方言字，姚榮松(1990, 頁 81) 曾有很明確的定義，他以爲方言字就是漢語

支系語言爲自己需要所製的字，一般稱爲俗字或方言字，相對於正字故稱俗字，相對於國語而稱方言字，這一類包括不見於古籍的新造字及古字今用，用法與古義無關的新義字。比如：

我「卜」去你的墓前燒金 (學生合老師)

下班了後，我去街「仔」路載學鋼琴 e 因「仔」轉來 (鎖匙)

「嘸」管是爸母抑是老師教示所賜 (痕經)

睏「嬲」去 e 人尚可憐，伊時時刻刻要面對現實 (睏)

少數方言字流通到一個程度，會成爲通用的字，那時它可能成爲整個漢字系統的新成員。不過絕大多數方言字的流通都不廣。況且創造新漢字的結果往往是每人自有一套，你寫的我看不懂，我寫的你看不懂，易造成閱讀上的困難，阻礙了讀者的閱讀興趣。

姚榮松(1990) 曾將閩南語漢字的類型歸納爲五大類，即本字、方言字、借音字、借義字、擬音字，後於一九九四年，又改爲漢語字源、標義字、標音字三大類。他認爲「方言字」一詞太籠統，主張廢棄，漢字基本上是「詞素—音節文字」，詞素所以表義，形聲、假借所以標音，因此，不管字形是否新創，或以傳統漢字舊瓶裝新酒，賦予新的音義，都在此範圍。

也就是說，方言字在漢字類型上大可歸入標音字或標義字的範疇。本文在整理《一枝煎匙》台語用字歸類時，就常遇到這樣的問題，比如「避免『因』被油、鹽、糖、醋所傷」(桌布)，這個「因」顯然是借音字，表示「他們」之義。而「『佢』飄飄(phet4) e 行踏攏按按(an5)」(台灣流行 e 電視武俠連續劇)，這個「佢」同樣表示「他們」，它既

是個新造字，又是借音字，該如何歸類？像「戰爭恥笑講：『恁』難免一戰」（戰爭）的「恁」，也是同樣情形。又「『𪗇』輸今仔日 e 少年家將頭毛染成青紅赤白」（偽裝）、「人類最好『𪗇』定定想卜吃」（吃），「𪗇」、「𪗇」二字既是新造的方言字，也是表意兼合聲的字，該如何歸類？

（四）字源字：所謂本字，就是方言語詞在漢字系統中本來的書寫形式。它和本字間的音須符合對應規律；它和本字間的含義須有承繼或變異的關係。本文依姚榮松（1994）的說法，改採「字源字」一詞¹²。

伊「恬」「恬」坐值對面 e 椅仔頭
（學生合老師）

「傷」「過」「頭」「濟」e 握手「合」
行禮（感謝無記智）

因為嘸「八」你（手錶）

道「知」「影」戲卜開始（聲）

使用字源字的好處是，它能包容方音的差異。也就是說不管使用泉州腔、漳州腔或廈門腔的人，對於同一個字源字雖然讀法不盡相同，但字義的理解上是完全一致的。這也是文字優於音標的地方，文字有較高的統合力，可以包容不同的方音。當社會大眾對字源字接受到一定程度時，書面語使用字源字，可能要比使用標音字、標義字或新造方言字更容易在各地流通。

在宋澤萊的用字習慣裡，字源字使用的頻率頗高，但有一些字源字已經確定，也逐漸被其他台語作家所使用，宋氏卻未採用的有：

「儂」：「『人』e 一生真少完全」（目矙，
宋澤萊）

「無頭路的『儂』」（流浪的人民，
黃勁連）

「甚麼『儂』卜來牽，卜來牽阮
的手」（紅目達也，陳明瑜）

「豈講別『儂』的困仔死了了恁
才會爽」（無籽李鹹，林宗源）

「跂」：「你 e 『腳』開一個窗仔，所以
你會凍行過去」（窗仔，宋澤萊）
「阮偷偷入去灶『跂』內，掀開」
（阿爹的飯包，向陽）

「台『跂』無一聲好，台頂是攏
全雨」（下晡的一場戲，陳明瑜）

「兩枝『跂』走駕那飛」（有一款
儂，黃勁連）

「喙」：「不屬於『嘴』齒所管轄 e 溫馴」
（糜 e 世界，宋澤萊）

「水款的『喙』胚」（顯示器，吳
夏暉）

「一個『喙』咧講失聲的話」（金
魚，林宗源）

作者可能認為這些字源字不容易被讀者所接受或瞭解，因而不採用。的確，當某個字源字的用法與華語同一字的用法不同，或字源字較罕見，都會引起讀者閱讀上的困擾。例如「伸 chun1」是常用的漢字，它除了有「伸出」（伸手 chun1 chiu2）、「舒展」（伸勻 chun1 un5）之意外，還有「暢達理解」（伸車 chun1 chial）、「餘出、超出」（伸錢 chun1 cinn5）等意。這些和華語不同的詞義若不能好好掌握，或不瞭解詞義本來就會有不同的發展演變，都會變成學習上的負擔。

字源字若是冷僻罕見的字，像「噉 eh4」，有「胃

¹²請參註 8。

氣上湧」(噉酸 eh4 sng1、拍噉 phah4 eh4)、「因橫隔膜不正常收縮而發出聲音」(呼噉仔 khoo1 eh4 a2)之意，一般讀者往往不易理解。其次，字源字歧音異義的現象，如「方」字，「姓氏」之意時唸 png1 (方小姐 png1 sio2 cia2)，「木板」之意時唸 pang1 (紙方 cua2 pang1)，「藥單」之意時唸 hng1 (祕方 pi3 hng1)，「地域」之意時唸 hong1 (方向 hong1 hiong3)。這雖是語言中普遍存在的現象，但也同樣造成困擾。

鄭良偉(1990:233)在批評那些主張本字就是正確漢字的學者作家時，曾提出幾個思考點：一、本字是否適合於台語的詞彙系統；二、是否已被社會廣泛使用；三、是否適合現代已有華語基礎的讀者的閱讀心理；三、是否有助於減輕學習者的負擔；四、是否有助於學習華語的正面轉移。儘管鄭良偉在台語用字的態度上明顯傾向支持漢羅，但他對於本字使用的批評，卻是值得令人深思的。

此外，在《一枝煎匙》裡常有用字類型相混的情形，比如：

但是，「您」看世上，男盜女娼 (網路 e 貼圖區)

「恁」嚟通想講我卜表現啥麼 (隨意讀詩)

吃、穿、「待」(tua3)、行充滿 (手)
因攞請咱去因「遭」 e 城市 (囡仔，疲勞 e 時阿爸定定按呢想)

看，「找」，斟酌 (手錶)
棚，「揣」，急速需要一粒小藥丸 (藥櫥仔)

上面的例子是指同一個語義，卻偶而

用標義字，偶而用標音字。又如：

將帽鏡「埃」落來，阻擋烏煙，隔離噪音 (安全帽 e 好處)

盡量「囡」入文中 (晚報 e 色情版)

這裡的例子是指同一個語義，既用標音字，又用字源字的情形。

三、台語漢字的選用原則

最後來觀察學者對於台語漢字的選用原則，與宋澤萊用字習慣的差別。首先是鄭良偉，長期以來他對於台語書面語的課題就十分關注，發表過許多相關論文。

他在一九八四、八五年發表的〈常用虛詞在臺語漢字書面語裡的重要性〉，就提出選字的五大原則：通用性、系統性、連貫性、標準性、易解性，並提出選用漢字的標準：

(一)儘量選某詞的本字，但是

- 1.若有通用性真高的字就不在此限。
- 2.若是本字另外有用途，又閣容易引起混亂的時，就另外選字。

(二)無明確的本字，抑是「本字」的連貫性無強的時，就利用假借、諧聲、訓用等方法，另外選卡適當的字，但是

- 1.儘可能避免有可能引起混亂的字。
- 2.儘可能選用通用性的字。
- 3.儘可能避免創造新字。

從這裡可以看出他重視本字，但仍十分強調文字的通用性，至於借音、借義字則是次要的選擇。到了一九八八年，他發表〈雙語教育制度下的臺語書面語問題〉一文，主張採用漢羅，取代全用漢字¹³。

¹³ 鄭良偉以為，漢字書面語的缺點是作者遇到漢字不會寫的語詞就改換語詞，有時竟然寫出台語不使用的文言或華語詞語。相反地，漢羅有高度的標準性，只要學習過的人，大都寫得一致，唸得一致(鄭良偉，1990，頁 220-221)。

其次是洪惟仁，他在一九八六年《台灣禮俗語典》的導論中就提出選用漢字的六項原則¹⁴，依順位來看，他首重俗字，其次是字源字，然後借音字，借義字。但是一九八七年，他在〈鶴佬儂個好囡孫〉裡提出不同的用字標準：

第一是、有本字個詞素應當儘量採用漢字個普通用法，即會凍哈其他漢語系語文求得一致。這叫「語源」原則。

第二、找無本字或是雖然有本字但是無實用個詞素，應該儘量採用鶴佬儂自明末至今四百外年以來在文學上約定俗成個用法，不管是毋是正確。這叫「隨俗」原則。假使一個詞素，伊亦找無本字、亦無習慣通用個字，這著隨在儂去選用（當然亦愛有原則，譬論講必須用「同音假借」。但是到底用佗（那）一字同音字，在猶未成俗以前，當然作者有充份個自由選字）。

此時他的用字原則，首重本字，俗字次之，借音字最後，借義字則不列入。

再來是姚榮松，他在一九九〇年發表的〈當代臺灣小說中的方言詞彙——兼談閩南語的書面語〉裡提過詞彙異寫的規範原則，同年在〈閩南語書面語的漢字規範〉又略作修正，原則大體不變：

1. 字源原則：凡能找到漢字字源，而又不是偏僻字，應該寫正字。
2. 俗字原則：閩南話特有詞彙，並無本字，或者本字難定，而俗字通行，則用最通行易曉者。

3. 借音原則：字源若不可考，則用借音字、又以約定俗成之借音字為尚，惟應以閩南字音為準，不宜據國語或其他方言音讀。

所以他的用字原則是以前字為主，借音字或俗字次之，借義字則未列入。

最後是楊秀芳，他在一九九五年發表的〈閩南語書寫問題平議〉裡，也提出台語的用字原則：

語文的使用不但要在整個漢語文的系統下考慮，也要兼顧社會大眾的實際接受力。使用本字非常重要，它是連繫方言親子手足的一條途徑，具有它在漢語文發展脈絡上的地位，值得重視，但是執著於使用大眾難以接受的本字恐怕也有滯礙難行的地方。我們可以考慮方言書寫以本字為基礎，而在本字難用的地方，酌採適當的訓讀方式，或符合漢字結構要求的方言字，取長補短，使方言文學的用字，不但符合漢字系統的要求，也要兼顧到它的實用性。

足見他的用字原則是以前字為主，借義字或方言字為輔。

綜觀來看，鄭良偉對台語漢字選用的態度比較牽就現實，趨向使用通用文字。雖然他也選用本字，但對本字的批評也最劇烈。洪惟仁和姚榮松在用字的觀點上似乎是比較接近的，都以本字為主，借音字或俗字次之。但深入探索，會發現兩人的相異處，首先，姚榮松未把借義字列入考量，是因為他認為漢字基本是表意的文字，即使是形聲字也還

¹⁴ 這六項原則是：一、儘量尊重俗字；二、俗字不可用的用正字；三、無正字用準正字；四、連正字都找不到，斟酌採用同源字；五、連同源字都找不到，只好假借同音字；六、無字可借，從俗採用義借字。

有形符，所以在選擇借音字或另創新字時，儘可能兼意是有利於學習的（姚榮松，1990，頁 90-91）。換言之他所說的借音字，往往兼具了表意的功能。其次，在音字系統性這一點上，姚榮松是較偏向鄭良偉¹⁵。

楊秀芳和洪、姚兩位，都以本字為優先考量，但楊秀芳不以借音字為次要標準，反而選用了借義字，他考慮的重點應該是借音字會減低流通性。至於借義字，洪惟仁和姚榮松並非反對採用，姚氏的

觀點在上面已提到，洪惟仁在《台灣禮俗語典》所提的第六項原則就是「無字可借，從俗採用義借字」，只是到了一九八七年〈鶴佬儂個好囝孫〉一文裡，他才不再選用。

再來看宋澤萊的用字原則，他是以本字為主，其次是標音字或標義字，最後才是方言字。幾乎可以說宋氏的用字習慣與多數學者的觀點是不謀而合的，只是在實際運用時，某字會採用哪種類型，就依宋氏個人的觀點而有所不同了。

詞彙的選用及語層

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台語不斷地向外移借、吸收語詞，來適應社會環境變遷的需要，因此台語詞彙成分相當複雜。鄭良偉（1990，頁 222-224）曾提過台語詞彙的特點：第一、保留古代漢語成份：「走路」說「行路」、「曬太陽」說「曝日頭」。第二、文白異讀的漢字特別多：差不多所有的常用字都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發音，有的因不同的發音而有不同的意義。例如：「學」（oh8）講話、「學」（hak8）習。第三、有音無字的語詞特別多：像「liu3-liah4」、「迤迤」。第四、英日外來語特別多：這些外來語很多是經過日語的英語移借詞，如「stop→su-top-puh」、「tomato→tho-ma-toh」。第五、借用日語的漢語語詞：都合（方便）、水道（自來水）。第六、合音詞：「昨昏」說成 tsang5。

歸納這些特點，可以將台語的語層分為四層：一是文言層：保留了古代漢語成份；二是本土層：包括有音無字的詞、合音詞、特有詞等；三是移借層：包括日語英語借詞；四是台華共通語層¹⁶。

底下就依照這四個語層，來觀察宋澤萊《一枝煎匙》裡詞彙的選用，以及各語層間共存的情形。

一、台華共通語層

台灣地區分布著台語、華語、客語、南島語等，各種方言語言互相交流、接觸造成語言變化。語言變化的主要方向之一是：雙語共通化¹⁷。鄭良偉在一九八七年曾經比較三十年前及當時的台灣話文，發現三十年前台灣話文和華語共通的部份只有百分之六十，當時則變為百分之八十五（鄭良偉，

¹⁵ 姚榮松（1990，頁 87-88）曾經討論鄭良偉、洪惟仁兩位學者對「人」、「儂」的看法。鄭氏主張，「人」、「儂」是一個詞位，在語音上只是文白讀的差異；洪氏主張為兩個詞素。姚榮松以為，在基礎的發音教材上可加以分別，但在通行的書面語上，則無須分別，因為它們並不辨義。他贊成鄭氏的觀點，並認為他的看法合乎語言本質。

¹⁶ 除了上述的四個語層外，閩南語還有從非漢語吸收而來的「底層」。相關論著請參楊秀芳、梅祖麟 1995〈幾個閩語語法成分的時間層次〉、董忠司 1993〈有關臺灣語 tsal pol tsal bo2 的探源問題——試論可能是閩越語殘留的一個痕跡〉、〈早期臺灣語的非漢語成分初探〉、1997〈畬語和閩南語的關係〉及趙加 1991〈試論閩方言中的壯侗語底層〉等。

¹⁷ 鄭良偉（1990，頁 8-9）以為，台灣各種語言自然演變的特色之一就是：雙語共通化。住在台灣的人有共同的經驗及命運，互相來往瞭解，語言愈變愈相同。互相學習使用互相的語言是客觀的需要，也是主觀必然的共識。共通化就是互相關易交通，抑是互相會當通話的方向演變。本文僅討論台語與華語間共通化的情形。

1990 頁 8-9)。黃宜範 (1988, 頁 125-126) 也曾統計村上嘉英編的《現代閩南語辭典》(1981), 其中多音節詞有 7860 個, 台語獨有詞有 2130 個 (佔 27%), 台華共通語詞有 5730 個 (佔 73%)。從兩位學者的研究結果來看, 一百個台語詞彙裡, 就有七、八十個詞彙是與華語共通的, 約佔了四分之三左右。

《一枝煎匙》裡也存在著大量的台華共通詞, 如:

因為這個「時代」已經無真正 e 「公義」, 這個「社會」

(台灣存在主義 [美麗島] 世代性格分析)

值「市公所」吃頭路 (手錶)

「自在」活咧, 無必要以「人類」e 「智慧」為「智慧」 (樹仔)

一個「政治家」e 「演講台」 (咱真實 e 世界)

所以咱要來「慶祝」 (一百米 e 比賽)

台華共通詞裡有一部份是來自古漢語的語詞, 有一部份是透過漢字轉讀的「對音詞」¹⁸。對音的共通詞主要是多音節詞, 一般是文讀層, 而大

量向華語借詞的結果, 造成台語文讀音的語詞有漸漸增加的趨勢。

「劊子手」反對斬落來 e 人頭 (天生反對者 e 備忘錄)

「噪音」攻入巴黎、紐約、東京、台北 e 「防音玻璃」

(恁何必位太空看地球)

就發現一個「新偶像」 (要有造物主 e 觀念經)

「核子彈」位沙漠 e 深處爆炸 (大地)

勝過科學家值太空捕掠「微粒子」(統一發票)

我看「k 線圖」, 最近假那卜做一個頭 (股票市場 e 對話)

上述這些共通語詞的產生可以說是語言接觸所造成的, 它們大多是用來表達新事物、新觀念的實詞。然而社會變遷快速, 很多新興詞彙在不知如何轉讀為台語的情況下, 就已經滲入台語裡, 它們唸起來多半不順口, 聽起來也不順耳¹⁹。

一般來說, 實詞比虛詞更容易移借, 虛詞大多是透過內部發展而成的²⁰。在《一枝煎匙》裡, 台華共通的虛詞像是:

¹⁸ 張學謙 (1998, 頁 453) 以為, 對音借用語詞是使用漢字的語言很普遍的現象。凡是用漢字寫的新語詞, 只要用本地音來讀, 就可以借用。他並認為台語主要是用這種借詞不借音的方式借用華語詞的。

¹⁹ 一九八九年宋澤萊在〈何必悲觀——評廖咸浩的台語文學觀〉一文提到, 「我想他 (指鄭良偉) 不會反對台語中使用北京話詞彙吧? 這是不可能的嘛。四十年來, 北京話滲入台語太厲害了。完全去掉中文詞彙, 現代台語就很難出口。不過真的如果使用起來彆扭不堪, 譬如台語的『ㄩㄟㄌㄨㄞㄌㄨㄞ』硬要唸成『亂七八糟』, 我還是建議糾正過來。我討厭電視的『台語新聞』, 他們的台語照北京語『直譯』, 實在難聽!」宋澤萊很早就意識到台語文學的創作, 是免不了要夾雜華語詞彙的。他反對「直譯」華語詞彙, 但面對大量產生的新興詞彙, 仍不得不採「直譯」的方式。

²⁰ 一九七七年鄭良偉在〈台灣福建話裡漢字使用的情形〉說過, 代表新觀念的詞 (如科學用語、新發明的物名、新制度的名稱等) 很容易借用。虛詞, 除了一些表示邏輯關係的聯結詞外, 多半不易借用, 原因是虛詞掌握了句子裡的語法關係, 而語言有它固定完整的語法, 是不能借來借去的 (參鄭良偉, 1989, 頁 311-312; 張學謙, 1998, 頁 453)。

未「被」我同意，生我值世間，受盡艱難

（台灣存在主義〔美麗島〕世代性格分析）

「尤其」是刺竹，滿身是刺（竹 e 實際）

近代「以前」（馬蹄 e 實際）

「譬如」十公分合二十公分（晚報 e 色情版）

「因為」想卜有清風拂面 e 感覺（烏多穉）

遮「也」痛（日日是好日，真少）

「一旦」選錯難以挽救（十字路口）

《一枝煎匙》的台華共通詞，有的在台語裡已經有相對應的本土詞，例如：

- 有關「昔日」e 失戀（嚙給你講）
- 你「時常」看著我（圓）
- 「年齡」無可能阻止（痛）
- 「曾經」存在過，「曾經」活動過（痕經）
- 你「最好」選擇正道、天堂合實在（要有造物主 e 觀念經）

「昔日」，台語詞相對應的是「以早」；「時常」相對應的是「定定」；「最好」相對應的是「上好」；「曾經」相對應的是「捌」；「年齡」相對應的是「年歲」。單從個別的語詞來看，似乎並無借用共通語詞的必要。但就實際的創作而言，作者也許是顧及了某一首詩或某個句子的語言風格，因此同一個概念，他在書中有時會用共通詞，有時用本土詞，比如：「咱

e『墓仔』嘛是玻璃櫥」（由路邊 e 檳榔擔看人類 e 未來）、「『墳墓』嘛有窗仔」（窗仔）。其次，《一枝煎匙》的內容多涉及哲理性的思考²¹，這也會影響宋氏的選詞。

附帶一提的是，書中有些詞彙是宋氏直接從華語移借過來，在台語裡一般不會這樣使用，比如：

值遮，值「太陽」之下（稻草經）

「半夜」十二點，我才淋一嘴茶（藥櫥仔）

快樂 e 我問「憂鬱」e 我：你安怎看人生？（我合我對談人生）

面上 e 「皺紋」要揪平（偽裝）

男女主角 e 形影「旋轉」，奔走，换位（台灣流行 e 電視武俠連續劇）

因為「海鷗」腹肚 e 羽毛合白雲全色（偽裝）

航行值「黑夜」大海中 e 千燈之船（夜市仔）

一點點仔 e 「污穢」，伊無第二句話（桌布）

它們並非表達新概念或新事物的新興詞彙，且大都有台語本土詞可用，像是「太陽」，台語詞為「日頭」；「半夜」，台語詞為「半暝」；「憂鬱」，台語詞為「鬱卒」；「皺紋」台語詞為「皺痕」；「旋轉」台語詞為「撻圓籊仔」；「海鷗」台語詞為「海鳥」；「黑夜」台語詞為「暗暝」；「污穢」台語詞為「穢況」、「垃圾」。它們和新興詞彙的共同點是唸起來很不順口，破壞了整首詩的可讀性。而且這類詞並非沒有相應的台語詞，作者選用華語詞的結果，造成台華語夾雜，阻礙了讀者的閱讀。

²¹ 宋澤萊在一九八二年寫的一系列華語詩「光音詩抄」，即展現對生命探索的企圖；台語詩《一枝煎匙》基本上仍陳襲這樣的風格，只是寫實性增加而浪漫性減少。

二、文言層

常見的文言層包括文言實詞、成語、古文、古詩等。宋澤萊在書中所用的文言實詞，大都是成語，如：

「舞文弄墨」e 趙孟頫嚙知 （竹
e 實際）

大部份 e 時陣「行雲流水」，「養精
蓄銳」（手錶）

「魚水交融」，但嘛會魚亡水中
（真實 e 水）

伊看現江湖，報了「血海深仇」（台
灣流行 e 電視武俠連續劇）

一篇文章，你「滔滔不絕」，「字字
珠玉」（句點）

這類語詞和口語差別很大，如果讀者文讀音的能力不足，往往看得懂讀不出來，可以說是「非口語的台語文」（張學謙，1998，頁454）。除了實詞外，虛詞也有：

尚了不起道是嬾愛寫「而已」（十
字路口）

「以」靈魂為我（萬物非我經）

看「與」被看「之」間（目矚）

伊 e 傳說「不比」伊 e 人生精彩
（稻草經）

但是，老子「所」講：無是萬物「之」
母（「無」e 陷阱經）

尚遠離開你「不過」（手）

這類詞一般用於書面語。但是當文言虛詞與其他詞相結合構成新詞時，有時會變成口語詞，如：「以下」、「以來」、「以外」。

三、本土層

前面提過，台華共通語佔了台語詞彙的四分之三，其餘的四分之一包括本土的特有詞，以及少數的借詞、底層詞等。這些本土詞大都使用白話層讀音，而且多為常用詞，出現的頻率很高。

鄭良偉（1990，頁7-12）曾提過，幾百年來台灣各種語言自然演變的三個特色：本土化、雙語共通化、海洋化。所謂「本土化」，就是移民社會為了適應當地的地理社會環境而產生的語言變化。在語彙（vocabulary）方面台灣話吸收了台灣特有的地名人名及文物制度名。除了鄭氏所說的以外，舉凡日常用語中的台語特有詞亦屬本土詞。比如：

「鐵嘴」e 咱嘛會使講（真實 e
水）

一枝草仔安怎予一棟大樓「放捨」
值牆角（恁何必位太空看地球）

人 e 心計嘛真歹「撻捨」（風）

「氣身擻命」（感謝無記智）

伊「變龜變怪」，花樣百出（二〇
〇二年，無冕王合你跔做夥）

生做不止仔「緣投」（台灣流行
e 電視武俠連續劇）

無一定是愛情 e 「查某嫻」（路
e 實際）

除了實詞外，虛詞有不少：

「阿」若吃著毒物（吃）

長夠「會凍」結束波斯灣 e 戰役
（稻草經）

「佳哉」有窗仔，你 e 聲才容易傳
入（窗仔）

減去「合」一位女同學「假那」兄

妹 e 感情 (我合我對談 e 人生)
 「嚙免」掛號，你是伊第一個病人
 (藥櫥仔)
 但是，佛祖只「干擔」講： (給
 大乘佛教唸經二)

在詩中運用本土詞不僅能具體呈現台語的特色，且會使詩意更加生動，有親切感。不過對年輕讀者而言，本土詞唸起來未必熟悉易懂，加上部份本土詞的漢字不固定，選用漢字不但棘手，用了本土詞，作者往往還要加注釋或標音。

四、移借層

這裡所說的移借層，是指由日語、英語、印尼語等移借而來的語詞。

書中的借詞如下：

一台「烏多糶」(o7-to1-bai2) 碰碰
 叫 (大笑)
 合大隻「巴士」比賽 (囡仔，疲
 勞 e 時阿爸定定按呢想)
 猶有「雪文」洗過 e 香味 (學生
 合老師)
 厝主「阿巴桑」加十歲 (給股票
 分析師忠告)
 厝主「阿吉桑」早道過身 (給股
 票分析師忠告)
 嚙是「瑪丹娜」、「麥克傑克遜」就
 是 (咱真實 e 世界)
 親像「檳榔」西施全款一直頭犁犁
 (由路邊 e 檳榔擔看人類 e 未來)

書中借詞以日語居多。因為日語曾經從漢語裡大量地借詞又借字，與漢字的關係十分密切，所以互相借詞格外容易。鄭良偉(1989, 頁 310) 提過，有些表示新觀念的詞是在日本用漢字組合而成的，明

治維新後有中國留學生把它們借來成為漢語裡的詞彙。這類語詞，大半華語和台語都相同，如：絕對、分析、取消、原子、景氣、世紀等。有一些日語詞，華語不借用，而台語借用的，如都合(方便)、組合(合作社)、感心(令人佩服)即是。

一九八七年，鄭良偉曾經比較台語、華語及北京話，發現台語吸收了很多華語的單詞，電視上所用的「標準國語」同樣也受台語發音及語法的影響(鄭良偉, 1990, 頁 8-9)。到二〇〇二年，這種因語言接觸而造成的滲透、摻雜的情形更加嚴重，比如「自己」是文言的用法，台語口語裡應該是「家己」，但是在台語流行歌曲裡也出現了「怪自己太過相信你」這樣的句子(張學謙, 1998, 頁 455)。

宋澤萊在〈序言〉裡強調詩的語言要口語化，但書中不可避免地用了一些華語的新興詞彙、文言語詞，這些詞彙該怎麼唸？用台語發音？用華語發音？讀者是否有足夠的對音能力？他在朗誦時會不會覺得拗口難唸，這恐怕是作者及所有台語文學創作者都須思考的一個問題。

就上面所分析的詞彙層來看，本土層和移借層的讀法問題較小，比如「值『點仔膠』路是嗑嗑叫」(馬蹄 e 實際)、「厝主『阿巴桑』加十歲」(給股票分析師忠告)，一般台語讀者大都能唸得出來，除非是對台語極不熟悉者。至於像「永遠值春天『呼穎』(pu2-inn2)，熱天發葉」(樹仔)、「小小 e 拳頭母『掙』(tinn7) 夠『按按按』(an5)」(感動)這些台語詞，有的是因漢字寫法的關係，有的是日常較少使用，讀者可能在讀音上較不易掌握。不過這些詞宋澤萊大多會標音，且又有華語翻譯，讀者正可以借此學習台語詞。

在讀法上較會產生問題的是台華共通層及文言層的詞彙，理論上它們借用的情形有三：借詞又借音、借詞不借音、借字不借詞(鄭良偉, 1990, 頁 187-189)。比如「『蝴蝶』翩翩又歸烏有之鄉」(稻草經)裡的實詞「蝴蝶」，讀法可能有三種：第一是從華語借詞又借音，讀作華語發音「ㄉㄨˊ ㄉㄨˊ

ㄉㄛˊㄙㄛˊ」。第二是從華語借詞，用台語發音讀成「oo5 tiap8」。第三是將這些字當作台語詞的訓讀字，只取它的中文意義，唸成「iah8 a2」。又比如「『最後』e 這題道卡好做」(手錶)裡的虛詞「最後」，讀法可能有三種：第一是從華語借詞又借音，讀作華語發音「ㄆㄨㄛˋㄟㄟ、ㄉㄨㄛˋㄟㄟ」。第二是從華語借詞，用台語發音讀成「cue3 au7」。第三是將這些字當作台語詞的訓讀字，只取它的中文意義，唸成「siong7 bue2」。

第一種讀法就是在台語的句子裡穿插華語詞彙，且用華語發音，形成所謂的「代號夾用」(code-mixing)(施玉惠、蘇正造，1993，頁24)。這種台華語夾雜的情形，雖然已經成為某些人日常生活的語言習慣²²，但對於閱讀一本台語詩集來說，穿插華語詞彙，往往會造成隔閡，不易誦讀。比如「『樂治寧』、『百服寧』、『伏冒錠』、『紫金膏』(藥樹仔)、『店號叫做『雙子星』、『巴比娃娃』、『紅粉知己』、『(由路邊 e 檳榔擔看人類 e 未來)、『『涅

盤』有常」(給大悉乘佛經唸經二)等。尤其是新興詞彙或日常罕用的專業術語等，它們在台語口語裡並未通用，更會造成讀者的困擾。

第二種讀法是把它們唸成文言的台語，但是一般人，尤其是年紀愈輕的人往往不會唸。這類詞雖是以台語發音，朗讀者必須有很好的對音能力，否則根本無從唸起。比如「你看我 e 文字『靈活』」(日日是好日，真少)、『『本來無一物』嘛是無法度瞭解」(「無」e 陷阱經)、『手錶 e 面『血潮起伏』」(手錶)、『我會『點石成金，撒豆成兵』」(隨音讀詩)等。

第三種情形是把這些詞唸成口語的台語，這當然最自然，但前提是讀者心須瞭解與該語詞相對應的本土詞是什麼？其台語讀法是什麼？若遇到較難懂或較少用的語詞，像「拉警報」的本土詞是「靈水螺」之類，讀者就會因不知道其相應的本土詞而無法誦讀。

結 語

本文主要在討論宋澤萊台語詩《一枝煎匙》的用字及詞彙的問題。從上面的分析可以得知，作者的台語詞用字是以字源字為主，標音字、標義字其次，方言字最少使用。若與一九八七年作的〈抗暴个打貓市〉相比，則《一枝煎匙》(2001)裡標音字和標義字的使用比率大幅升高，尤其是標音字的部份。

作者使用字源字的比率較高，對台語不熟悉的讀者可能會造成隔閡，但長期來看，這是有助於台語書面語走向標準化的。其次，他也常使用標音字，優點是他的文章較能表達台語的發音，缺點是

熟悉現代中文的人較不易由文中的漢字去看懂他的台灣話文。而且大量使用的話，往往變成標音文字，易造成書面語的混亂。宋氏較少使用方言字，除了少數已經普遍流傳的以外，不論是用那些音義不相干的字，或者另造新字，讀者大都看不懂，不易被接受。

洪惟仁在〈鶴佬儂个好团孫〉(1992，頁88)裡提過，「我个《台灣禮俗語典》，照我所知影有三个文學家對頭將伊看俗尾，一个是向陽，一个是黃勁連，一个是宋澤萊。」宋氏不僅是詩人、小說家，他也對台語用字有過相當深入地研究。台語詩《一

²² 洪惟仁(2002)曾調查台灣語言消長的情形，發現使用華語的比例佔49.1%，台語的比例佔46.8%，台華語夾雜佔1.7%，客語佔1.7%，原住民語佔0.3%，其他佔0.4%。

枝煎匙》所呈現的用字習慣，大體上是符合多數學者對台語書面語所提的書寫原則的，只是在實際運用時，某字會採用哪種類型，就依宋氏個人的觀點或該詩的語言風格而有所不同了。

其次是詞彙的選用。宋氏在〈序言〉裡說「只有以母語寫詩才能充份把握詩的韻律及民族的情感，才不會有『隔』的感覺。」。比起在前言所引的〈若是到恆春〉一詩，《一枝煎匙》的風格是更貼近生活的，但是它的語言卻有了「隔」的感覺。

文字並非純然是語言的紀錄。口說的語言要轉化為書寫的語言時，都必須透過一定的文字、詞彙及語法來建構。特別是文學創作，一個作家的語言除了社會公語（*sociolect*）外，還有構成個人私語（*idiolect*）的其他修辭策略，包括詞彙與語法的選擇與設計等（張漢良，1988，頁93）。

《一枝煎匙》所形成的「隔」，主要在於詞彙的選擇。該書常常夾雜華語詞彙、文言語詞，使得

文讀音語詞大量增加，尤其是華語用而台語不使用的詞彙，更會阻礙讀者的閱讀。宋澤萊說要創作「口語化」的台語詩，為何在選詞上仍會台華夾雜？原因可能有三，一是詩的語言必須精鍊而生動，使其意象能形象化，而帶來暗喻、象徵的功能。為達此目的，作者常引用文言語詞，來表達複雜的概念；二是書中常涉及人生哲理、宗教思想的問題，這多少限制了宋氏的用詞；三是提到新事物、新觀念時，他不得不使用新興詞彙，而這些新興詞彙多半是「直譯」華語而來的。

無論如何，作家在創作時不可能完全兼顧到內容、詩意、用字、選詞、讀者的可讀性、學者專家的建議等。宋澤萊有心創作台語詩，企圖追求「母語詩的高度」，這樣的精神無疑是令人敬佩的。至於其用字風格、選詞的觀點，也正可以為台語文學創作者及關心台語文字化的專家學者提供一份參考。

參考文獻

- 江寶釵 (2001): **閩南語文學教材**。高雄: 麗文。
- 宋澤萊 (1983): **福爾摩莎頌歌**。台北: 前衛。
- 宋澤萊 (1987): 抗暴个打貓市。載於宋澤萊, **弱小民族**。台北: 前衛。
- 宋澤萊 (1987, 1月17日): 台語文字化的問題。 **自立晚報**。
- 宋澤萊 (1989): 何必悲觀——評廖成浩的台語文學觀。 **新文化**, 6。
- 宋澤萊 (1996): 從《福爾摩莎頌歌》到《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追憶那段紅塵吟唱與尋求超越的時光 (1980-1996)。 **台灣新文學**, 8, 305-317。
- 宋澤萊 (1998): **台語小說精選卷**。台北: 前衛。
- 宋澤萊 (2001): 林宗源、向陽、宋澤萊、林央敏、黃樹根、黃勁連影響下的兩條台語詩路線——閱讀「台語詩六家選」有感。 **海翁台語文學**, 2, 56-75。
- 宋澤萊 (2001a): 李勤岸、胡民祥、莊柏林、路寒袖、林沈默、謝安通、陳金順、藍淑貞的台語詩——九〇年代台語詩的一般現象。 **海翁台語文學**, 4, 7-42。
- 呂興昌 (1999): **台語文學運動論文集**。台北: 前衛。
- 林央敏 (1996): **台語文學運動史論**。台北: 前衛。
- 林央敏 (1998): **語言文化與民族國家**。台北: 前衛。
- 林央敏 (1998): **台語詩一甲子**。台北: 前衛。
- 林瑞明 (1992): 現階段台語文學之發展及其意義。 **文學台灣**, 6, 12-31。
- 林慶勳 (2001): **臺灣閩南語概論**。台北: 心理。
- 周長楫 (1996): **閩南話的形成發展及在台灣的傳播**。台北: 台笠。
- 洪惟仁 (1986): **台灣禮俗語典**。台北: 自立晚報。
- 洪惟仁 (1992): **台語文學與台語文字**。台北: 前衛。
- 洪惟仁 (1999): **台灣方言之旅**。台北: 前衛。
- 洪惟仁 (2002): **台灣的語言政策何去何從**。論文發表於各國語言政策學術研討會——多元文化與族群平等。台北: 淡江大學。
- 姚榮松 (1990): 閩南語書面語的漢字規範。 **教學與研究**, 12, 77-94。
- 姚榮松 (1990): 當代台灣小說中的方言詞彙——兼談閩南語的書面語。 **國文學報**, 19, 223-264。
- 姚榮松 (1994): 閩南語書面語使用漢字類型分析——兼論漢語方言文字學。 **第一屆台灣本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2, 77-94。
- 姚榮松 (2004): **從詞彙體系看台灣閩南語的語言層次**。論文發表於第四屆台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高雄: 中山大學。
- 施炳華 (2001): **行入台語文學的花園**。台北: 真平。
- 施玉惠、蘇正造 (1993): **台語說辭中穿插國語辭彙之現象分析**。第一屆台灣語言暨語言學國際研討會。1-31。
- 陳修 (1998): **台灣話大辭典**。台北: 遠流。
- 黃宣範 (1988): **台灣話構詞論**。載於鄭良偉、黃宣範 (主編), **現代台灣話研究論文集**。台北: 文鶴。
- 黃宣範 (1993): **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 台灣語言社會學的研究**。台北: 文鶴。
- 葉笛 (1997): 戰後台語詩的發展。 **台灣新文學**, 12, 227-237。
- 康原 (1996): 台語新詩的奠基者——兼談賴和的台語詩歌。 **台灣新文學**, 8, 296-304。
- 董忠司 (2001): **台灣閩南語辭典**。台北: 五南。
- 楊秀芳 (1991): **臺灣閩南語語法稿**。台北: 大安。
- 楊秀芳 (1995): 閩南語書寫問題平議。 **大陸雜誌**, 90.1, 15-24。
- 楊秀芳 (2001): **閩南語字彙**。教育部。
- 張春鳳等 (2001): **台語文學概論**。台北: 前衛。
- 張振興 (1989): **臺灣閩南方言記略**。台北: 文史哲。
- 張學謙 (1998): HO-LO 台語虛詞的語層及語用。 **第二屆台灣語言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451-463。
- 張學謙 (2000): 台語口語及書面語體的多面向分析。 **語言暨語言學**, 1(1), 89-117。
- 張漢良編 (1988): **七十六年詩選**。台北: 爾雅。
- 盧廣誠 (1999): **台灣閩南語詞彙研究**。台北: 南天。
- 鄭良偉 (1989): **走向標準化的台灣話文**。台北: 自立晚報。

鄭良偉 (1990)：演變中的台灣社會語文。台北：自立晚報。

鄭良偉 (1990a)：更廣闊的文學空間——台語文學的一些基本認識。台語詩六家選 (頁 217-235)。台北：前衛

鄭良偉 (1997)：台語的語音與詞法。台北：遠流。

Chen, Su-Yue (1989). *A study of written Taiwanese*. M.A. thesis, Fu-Jen Catholic University.

Charles N. Li, & Sandra A. Thompson (1984). *Mandarin Chinese-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台北：文鶴。

作者簡介

林香薇，國立台北師範學院語教系助教授。

Siang-Wei Lin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in Department of Language & Literature Education of National Taipei Teachers College.

收稿日期：92年05月26日

修正日期：92年10月07日

接受日期：92年10月08日

"Yi-Zhi-Jian-Shi": A Study of Character and Lexicon in the Taiwanese Poetry of Song Ze-Lai

Siang-Uei Lin

Department of Language & Literature Education National Taipei Teachers College

Abstract

In this study I discuss the customary word choice, use of character and lexical strata in "Yi-Zhi-Jian-Shi," the Taiwanese poetry of Song Ze-lai, and then explore Song's concepts regarding language. First I select ten poems from the book to classify the use of Taiwanese character. Next, by looking at Chen's (1989) analysis of the use of character in Song's Taiwanese fiction "Kang-bao-e-Da-mao-shi" (1987), I elucidate Song's "transition" in the use of character. I find that, first, Song's use of character is mainly etymological and, second, he uses a less Taiwanese character. Thirdly, from "Kang-bao-e-Da-mao-shi" (1987) to "Yi-Zhi-Jian-Shi" (2001), Song uses more biao-yin and biao-yi characters than previously, especially the former.

Furthermore I will discuss Song's word choice and lexical strata. According to a division into tai-hua common, wen-yan, Taiwanese and borrowed strata, I can analyze the word choice in "Yi-Zhi-Jian-Shi" and see how several lexical strata can coexist and what sounds the reader will need to pronounce. We can see that in this book Song often mixes Taiwanese with Mandarin and wen-yan vocabulary; therefore, the total literary lexicon of Song's reader will be greatly increased, although the Mandarin vocabulary may sometimes hinder the reader's comprehension.

Keywords: Taiwanese poetry, lexical stratum, Song Ze-lai